

後漢書集解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

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已宗室拜郎中去官

集解惠棟曰蜀志云以師祝公喪去官裴

松之云司徒祝恬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已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

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

集解王鳴盛曰案此事在

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蘇與曰百官

志武帝初置刺史成帝更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樊曄遷牧

正在建武初年儒林歐陽歙傳云建武五年坐鎮安方夏清選重

事免明年拜揚州牧史文並非追書王說失攷

臣已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趾已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

郗儉集解惠棟曰蜀志作郗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集解錢大昕曰

先謙曰懿改作壹或作益避晉諱也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

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太僕

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曰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

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縣令李升進攻雒縣今益州殺

郗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二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

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邠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

董覆張脩同行聞故哀勸說覆脩赴難二子不可邪歎曰使君已

死用生何為獨死之焉嘉又擊蜀郡健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

之為圖象學宮誅覆等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健馬相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

破巴郡殺郡守趙邵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健為遂糾合

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為到曰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

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

往來焉家遂任魯曰爲督義司馬

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衰金校尉

劉表在荆亦置緩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

遂與別部司馬張脩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下一遂字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固扶風人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

以爲門下據說固守并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

遂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斷絕斜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調字元化仲卿孫嵩字伯高

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曰自

尊大乃託曰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

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

王士民皆怨初平二年健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擊破

皆殺之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岐龍皆蜀人

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

乘重輜

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瑋奉車都尉

蜀志曰瑋字季

王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焉聞

相者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故陳壽劉焉傳評云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是也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

五千助之戰敗

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

世不即謂蜀為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

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

勞深靡莫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惠棟曰英雄記云焉使校尉

孫肇將軍往助之敗於長安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

叟皆曲頭木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

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疽背卒

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懿等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懿及治貪璋溫仁立為刺史中從事王商也蜀志懿巴西人

詔書因曰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曰魏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荆

州牧劉表表焉偕擬乘輿器服

集解惠棟曰蜀志云劉表上焉建

曰此遂屯兵胸臆備表

胸音養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

初南陽三輔

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曰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

略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

甚得眾心璋委之曰權韙因人情不輯也輯和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

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張魯曰璋閭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建安五年璋殺

魯母弟魯率巴夷杜夔魯母弟魯率巴夷杜夔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集解惠棟曰蜀

志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魯部曲多在巴土故曰羲爲巴郡太

家華陽國志云龐羲李思等

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

致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璋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

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

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璋卽遣法正將兵迎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

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

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

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

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集解惠棟今已部

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曲遇之則不滿其心已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

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已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

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集解惠棟曰裴松之音序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

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已乃已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

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

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使

聞誦以敕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

此異之

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

集解惠棟曰蜀志云穀帛支二年

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已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膏草野者已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

流涕備遷璋於公安

公安今荆州縣

歸其財寶後已病卒

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

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駐秭歸

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

公旗

集解官本考證曰魏志作公祺

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在山

今益州晉原縣南

造作符書已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

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

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已誠信不聽欺妄

有病但令嘗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嘗音式殺反集解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何若瑤曰西城

傳注嘗猶服也先謙曰官本殺作救是

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

傳音陟縣戀反

置米肉已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曰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

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敎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以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敎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于妖賊大起下增駱曜敎民編匿法角和中東方有張角十三字漢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敎民編匿法角八字張脩為五斗米道滅去張字改角為脩又云案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又主為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請禱二字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注下增但為淫妄四字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校字惠棟曰注循道百步何焯云循本治字亦避御名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郡集解錢大昕曰案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乃在其前則漢寧之名由來已久大率劉焉父子所表授耳山

松書蓋據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為漢中蓋得其實矣沈壽曰据魏志改漢中為漢寧非置也且復漢中在二十年則漢寧之置必在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其前袁書以為二十年置亦誤

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集解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常

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閭圖諫曰

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西人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

文次方實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

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稍類歸

降閭圖諫曰今已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閭圖說魯北降歸魏武不然西結劉

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南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遂委質魏左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同惡相濟宜其甘心為曹公奴也

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日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已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曰魯本有善  
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領南將軍封閭中侯邑萬戶  
閭中屬巴郡將還中國待已客禮封魯五子及閭國等皆為列侯  
今陸州縣集解周壽昌曰案曹操為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

貴而能貧人無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

求焉可以後亡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集解先謙曰言本避時難及得益州意

氣漸盛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

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

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

集解通鑑胡注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音遂

汝南汝陽人司空逢

之子也少已俠氣聞

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魏志云術為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謠曰路中捍

鬼袁長水今魏志不載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

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已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

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

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

集解蘇輿曰此已在

豫州刺史為而此傳及吳志堅傳並作刺史蓋由羣雄競起朝制不一遂有參差當非史誤

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

集解

日案文衍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反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

遣其

將會稽周昕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昕字大明

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

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曰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

成乃各外交黨援曰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

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如乎集解通鑑胡注據袁山松書紹司空逢之孽子

出後伯父成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集解惠棟曰典略云

故術云然公孫瓚表紹罪云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損辱

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

撰九經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

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黑山在封丘縣北三里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

操戰於匡亭大敗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陳留平邱有匡人亭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

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集解周壽昌曰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云陳溫字元悌汝南人為揚州刺

史自病死似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集解蘇輿曰時刺史改李稱牧伯故術又兼伯稱李

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曰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曰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

路皆是塗又曰袁氏出陳為舜後曰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

其後也五行火生遂有偕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

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

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

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集解先遂拘堅妻奪之興平

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

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

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

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

語曰言若上  
陵之漸遂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曰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欲微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曰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

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

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左傳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遷也言失所居巢解惠棟曰典略云張昭之辭吳錄以為張紘也宮廟

焚毀是曰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

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集解惠棟曰吳錄載策書云劉繇決力

爭盟江准江許劉備是曰未獲從命棄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集解先

本當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

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

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曰幼小脅於彊臣異

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

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且夷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

忠守節曰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曰悅主

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難

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

集解惠棟曰典略作仲氏錢大昕曰仲家猶仲人仲子也當以冲為是沈濤曰仲乃術所僭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



孫述傳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又曰九江太

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曰竊號告呂布并為

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

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

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水經曰蕲水出江夏

云即蕲山也西南流經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

口集解通鑑胡注案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

蕤等敗死術乃走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曰拒操操擊破

夏之蕲陽哉此蓋沛國之蕲縣范史衍陽字耳曰拒操操擊破

斬蕤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

事當是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

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曰米十萬斛與為軍

糧仲應悉散曰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

為之耳豈可曰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

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

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朕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

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

飯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

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瀾山

瀾縣之山也瀾今壽州霍山縣也瀾音潛集解惠棟曰魏志作陳蘭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慙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

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

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

擁有四州

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曰彊則莫與爭大曰位則無所比高曹

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

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

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

簀策也。謂無茵席也。吳書云：去壽春八

十里又簀牀

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

吳書作權牀

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

法又誹謗遂

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

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

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曰順雖彊力廣謀

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

其曰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曰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

都尉原屯河內

策解劉放曰案文下

曰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

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

并其兵卓曰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

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曰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

拔手戰擲之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手戰手所持摘之戟也

布拳捷得免

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詩曰無

拳無勇注拳力也胡注勇力為拳迅疾為捷

而改容願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

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

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

曰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

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

卓事已見卓傳允曰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

集解

曰見漢官儀

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

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曰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

之甚厚

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

兵鈔掠衛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

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

多集解惠棟曰國語云戰功曰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曰爲然集解

曰英雄記云楊於是外許汜惟內實保護汜惟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與此異也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

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堊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

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

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

布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紹遣甲士三千人辭以送布而陰使使殺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使字是布疑

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

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

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已俠聞初辟

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

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

聽然邈心不自安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也

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

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

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撫劍願死亦足爲人豪而反受制不曰鄙乎今州軍

東征

集解通鑑胡注謂操兵征徐州也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

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

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

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

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遇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醜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召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也集解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惠棟曰案魏志注亦作郡續志兗州刺史治山陽昌邑所云之郡謂之山陽郡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已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已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

妻子備敗走海西

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

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

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已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

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

下攻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云郡國志云古偃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爲小沛布自

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

騎三萬已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

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

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

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

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

鄭注云援直刃胡其矛也小支謂胡也卽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

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術遣韓盾已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

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

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

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

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

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

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相習靈公曰危哉

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

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

吏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塗乃追還絕婚

集解惠棟曰一說勸布絕婚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

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

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

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

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已相付令陰合部眾已爲內應始布  
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  
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  
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  
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曄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  
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  
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  
師耳卒音七忽反謀無素定也素舊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  
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敵邑欲以一人之知  
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集解先謙曰  
官本考證云  
何焯校本  
扶政拔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

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軍資與之遲奉大喜遂共擊

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

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襲破琅邪相蕭建得其資實也許布財

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

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

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

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霸後復與布和順爲

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

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

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

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

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

等自己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

若已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

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

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

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集解惠棟曰英

汜王楷告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

操集解通鑑考異范書布傳云灌操塹圍之壅沂泗已灌其城三月其城三月魏志亦曰圍之三月

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止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

名馬而客策之曰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曰賀成成分酒肉先

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

召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乃與諸將

集解惠棟曰宋慮魏續等

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

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鄆元水經注曰南門謂

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集解劉攽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

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先謙曰官本鄆上

有也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

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召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

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

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

師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惑反

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願自

見其耳集解通鑑胡注曰普火反不可也洪邁曰叵爲不可以切

脚稱也周壽昌曰案英雄記云主簿王必進曰布勅虜也其眾近

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操謂陳宮曰公臺

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案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集解劉放曰案宮指布曰是子不用

宮言呂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

在公不在宮也夫呂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

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

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呂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

貪布亦翻覆

列傳第六十五

終

後漢書七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五校補

劉焉傳字君郎

柳從辰曰蜀志同華陽國志作字君朗

江夏竟陵人也

案文也字可去

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

綿竹雒縣均已詳公孫述傳

龍撫納離叛

案龍字誤衍各本皆未去此敘焉事與龍無涉兼係蜀志原文原文固無龍字也

務存寬惠

官本存作行與蜀志文同

殺州中豪彊十餘人集解惠棟曰注王威蜀志作王咸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

云巴郡太守王咸

發疽背卒

發疽乃疽發誤倒官本不誤

州大吏趙燧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

案

四子範譚見殺惟存璋璋弟於次富嗣建等舍瑁立璋故史云然謂誌無瑁瑁

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

案劉表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見孔融傳袁術傳亦云

劉表僭亂於南荆乃不自知其僭而劫焉僭與公孫

瓚母賤而劫袁紹母親為傅婢均之責人無異自討

建曰此遂

屯兵胸臆備表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

今地已詳吳漢傳蜀應改巴吳



漢傳注不誤柳從辰曰胸臆一作胸忍說文作胸臆今案前續  
 志皆作胸忍前志顏注胸音劬章懷吳漢傳注從之故臆亦音  
 忍下復引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閨者兼存異說也此注臆音  
 如尹反雖仍是忍音而胸音蠢則又不同音劬則字本从句音  
 春蠢則字當从旬矣然段玉裁據十三州志其地多胸忍  
 處仍作胸忍不作胸臆說文新增胸臆二字雖有所本段氏  
 已極論其失至胸字明見許書五音集韻乃謂胸俗字真大謬也  
 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官本  
 注未有也字

進攻建於江州注今渝州巴縣已詳光武紀下

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集解惠棟曰蜀志云議郎河南龐義與焉

通家柳從辰曰華陽國志初平四年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  
 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誑受誅議郎

河南龐義以通家將範誑諸子入蜀亦見蜀志今案蜀志裴注  
 引英雄記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是義所  
 將以入蜀者不僅範誑諸子矣  
 志文作將焉諸孫自為勝之

故曰義為巴郡太守案巴郡蜀志作巴西後先主定  
 蜀義為左將軍司馬亦見蜀志

兄瑁平寇將軍案蜀志此下有云瑁狂疾物故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注先主稱尊號官本注無先字

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注涪城故城今綿州城已詳光武紀下

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案蜀志乃松令法正白先主非自言華陽國志同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

倉卒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璋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又

遣從事中郎簡雍說璋璋素雅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歔流涕

備還璋於公安注公安今荊州縣今荊州府公安縣東北歸其財寶注留駐

秭歸官本注駐誤住

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錢大昭曰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頭獨仙

麻道成元施延命道正一元布於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諱受徵經十二卷祭酒約施天師道法元

極耳此碑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徵經十二卷蓋諸張祇黨指傳授之約觀其詞以是姓胡老初入米賊社中故召

諸祭酒授以經法顏合史氏所載

民夷信向注故號五斗米師也

官本注無也字

競共事之

官本注共作供

又使自

隱有小過者

官本注有作其

至陽平注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官本注末有也字

封閬中侯

柳從辰曰魏志同華陽國志作封襄平侯

注閬中屬巴郡今隆州縣

已詳公孫述傳

袁術傳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

案遠字可自爲一讀不必加劉說周昕據吳錄作周囑昕之弟也字仁明

羣豎不吾從

官本吾從作從吾

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

錢大昭曰劉備下闕本有與術二字今案官本亦有與術二字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官本三作參案魏志本作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今去此三字則文義不屬當由轉

寫脫誤耳若范氏刪節胡不云三分有二乎

注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官本注無其字猶作以

則有桓文之霸注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透遲

案此注接傳文陵遲

為說應在上昔周室陵遲句下荀子有坐注陵遲言邱陵之勢  
漸慢也與章懷引王肅說合惟古字夷遲通作陵遲本即陵夷  
故章懷於皇后紀序之陵夷馮衍傳  
之陵遲又皆訓為頽替因文而異也

天子播越注不穀震蕩播越至言失所居官本注不上有茲字失下有其字

遂果僭號侯康曰魏武述志令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

誘殺其王寵案寵敬王義曾孫事詳明入王傳

畱張勳橋蕤於蕲陽注酈元注云至亦謂之蕲陽口原本注蕲鄢互出據水經

注正官本注集解通鑑胡注至范史衍陽字耳案胡說是也前志沛郡蕲縣字

本作鄢从邑鄢陽蓋即鄢北地名亦非衍陽字此與江夏之蕲春本無涉也章懷雖誤注當仍未改字故毛本注中猶間雜从

邑之字後人並改為从斤遂無別耳

賸御數百注避亂楊州官本注揚作揚案魏志引九州春秋字仍从木

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潞山注潞縣之山也潞今壽州霍山縣也

潞音潛已詳李憲傳案潞縣續志即作潞屬廬江郡而憲傳及本傳皆書作潞山是潞縣一名潞山縣非指潞縣之山

言也滿有天柱山卽霍山漢時以爲南嶽注云滿縣之山蓋指此

呂布傳原屯河內集解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今案傳本

魏志原文但屯上多一原字蓋本給并州句事并賜刺史丁原爲騎部尉句原屯河內句不如劉說也

而私與傳婢情通柳從辰曰傳婢魏志袁紀均作侍婢通鑑仍從范書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集解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案范史於董卓以下至呂布九列傳本依陳志獨布傳增入袁術待之甚厚一節又

謂未詣袁紹之前已詣張楊楊謀之乃詣紹紹謀之復歸楊術又與書皆不近事理實爲大謬夫布惟見忌於紹乃往投楊先

退張邈邈深相結因楊部曲不相容乃仍受邈之招耳術亦惟始未與相接故以書通耳如前已嘗受楊之窘何肯後再歸楊

術果先嘗相厚何爲至與書始頌其功而書又絕不復道前日之雅耶此必當從陳志者也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注第五文休注第原作弟已私使諷之術亦

不敢彊也官本注彊譌疆案據魏志注引典略私使諷之下脫尙無屈意四字故文義不相屬

恐術報布成婚官本婚作姻案作婚與魏志合

卿爲座上客

官本座作坐同

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曰至於此

案典略言宮爲布畫策布每

平昔所言論耳至謀使布自以步騎出屯於外布嘗自將千餘騎出戰而敗矣其言豈可用乎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集解惠棟曰東觀

本紀云上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緣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

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

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瑯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

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

集解

日東觀記云名都王國

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召馬駕鼓車

集解惠棟曰漢有黃門鼓車前

書韓延壽傳云駕鼓車歌車孟康云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王幼學云鼓車載鼓之車也鹵簿中有記里鼓車 劍賜騎

士損上林池藥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已手迹賜方國者皆一

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勑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札牒也

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

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

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已謠言單

辭轉易守長集解蘇輿曰此謠言猶浮言也晉語風聽臆言於市辨妖祥於謠潛夫論明開篇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

規不受民氓之謠言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恒帝時令三公謠言奏事則又以謠言爲公論故朱浮數上諫書

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已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

褻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撻郎朝廷悚慄所引中興之美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蓋未盡焉自章和已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



及潁川四長

謂荀淑爲堂塾長韓韶爲歲長陳寔爲太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曰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

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

也

斯皆可曰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曰

輩前世趙張

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

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曰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颯撰史要十

卷約史記要

隨師無糧常傭曰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

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

設婚姻之禮期年閭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

地

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濱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

也集解先謙曰含涇今韶州府英德縣西七十五里濱陽今英

德縣東曲江今曲江縣西一里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

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

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

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

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

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

增入五百餘萬

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鐵有官自秦始皇太史公自序司馬昌爲秦王鐵官是也

颯理卹民

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

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云久留岡者太史公自序司馬昌爲秦王鐵官是也

光武欲召

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敕

召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

須待也

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

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

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集解惠棟曰注充字子河水經注引東觀記作何又注一馬兩車茨子河王伯厚云古車本音居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後漢而轉其聲先謙曰今東觀記仍作河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官臣行部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腹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治京易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

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已延爲大司馬屬

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道

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

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

王案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會稽多名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

言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已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已

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吳有龍丘萇

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

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案解惠棟曰

謝沈書云萇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末以耕稼為業先諱曰

太末今衢州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

府龍游縣治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掾吏白請召之案解汪文臺曰謝沈書

空也並葬時官見前書也萇為門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

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子魯人也子

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設飯衣冠見子都尉埽灑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都職也延辭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已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集解惠棟曰東觀

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糴

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已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

曰搜粟都尉趙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又賂越之

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已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奉祿已賑助之同時

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

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

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延化聲等也集解蘇輿曰

改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

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集解通鑑考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

應相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緡郡之大姓

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緡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緡

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

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集解周壽昌曰案劉祐傳故州郡累氣卽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

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

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實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

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

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

校學也

自掾吏子孫

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  
轉召陵令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召爲河  
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詡郡人也

誨音諾甘反郡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

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

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

仲懼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

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

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

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書又好天文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集解

日案水經注景即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為伏恭所薦也

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

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

內而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已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

盛緣隄壅殖而瓠子河決向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

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

皆在河中竟豫百姓怨歎已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



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

帝善之又曰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所作

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

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築解惠棟曰王吳水經注作吳蘇與

曰此與禹貢底績無涉上云鑿山阜則或云山名者亦非績當為

磧說文磧水階有石者三倉云磧水中沙堆也砥說文作底柔石

也砥磧山阜對文謂破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

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口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

役費然猶曰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具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

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延世隄防立塞改爲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

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先謙曰官本注無護字

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

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舊河堤謁者居酸棗

建初七年遷徐

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集解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

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宮廟

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

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

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

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

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敎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

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

官初景已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

棟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不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

集解惠棟曰冢若圖墓書宅若圖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與金匱十四卷

宅術之類先謙曰官本鳥作鳥許慎云堪天道也與地道也日相謂口辰王相之法也集解惠棟

日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八下之妖祥日相即十有二

歲之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於作為考證云為字相十有九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監本作於依宋本改秦彭字伯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國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

年呂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

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

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集解劉攽曰注

城南而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

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呂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曰定六

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時山陽新遺地動後飢旱穀貴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

勞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彭爲民設四誠定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

擇民能率眾者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

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

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

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

制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

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

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

鄆縣故城在今梓州鄆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

好俠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讀律

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判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

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已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

渙已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

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已方略討擊

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

其有放牛者輒云已屬稚子終無侵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人爲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

徭役百姓喜

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也

繩直風威大行後坐考

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

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渙爲治循名責實抑強扶弱并官職史輒兼書佐小史無事輒令讀孝經

已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

情詐壓塞羣疑又能已誦數發擿姦伏

論詐數術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盜賊發不遠走

或藏溝渠或伏巖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又云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調吏解遣

京師稱歎曰爲渙有神算智算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

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醑曰千數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醑也渙喪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桮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

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賈胡左威遺其清理制服三年民思其德爲立祠

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

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

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

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每食案

文當作祀惠棟曰注官書尹賞傳云輕薄少年惡子王符潛夫論云輕

薄惡子不道凶民前書尹賞傳云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

承父母教命者又注篇著里端說文云關西謂榜曰篇篇與局同

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言渙移書取惡子姓名五

人篇署里端示戒也周壽昌曰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

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逢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

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

必薦絃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永初一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

之吏國家所已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

右扶風尹翁歸

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

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

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

韓詩羔羊之義曰羔羊之

皮素絲五紵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之性屈柔

之行進退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

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已渙子石爲郎中已勸

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

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

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

子誦鄭人也與同郡蔡子弓其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

邵張皓陳禪為友其師司徒魯恭顯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

陳司空歷豫州刺史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永和中外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集解惠棟

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剔王慝杜預注云

注逃遠也剔與逃通集解惠士奇曰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船車休暇常單步荷檐上下會稽陽羨人也

故城在今常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

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

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

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於是其割財產曰為三

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



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曰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已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

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已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

稱之

集解周壽昌曰許武既自盜聲爲弟竊位當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淳至易欺而西京眞篤之風邈矣又案荆

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汗之餘智也惟荆別有循政故足稱賢王補曰許武取肥自汗其事與薛包相反卒能激厲二弟以成其名視包子弟不自位至長樂少府荆豎立產破待賑所濟爲宏未可疵也周說太苛

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

者跪而言曰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乃解劍長跪

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

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

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

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

荆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

歌

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爲縣門

下幹迎太守許荆荆足下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跪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跪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荆視曰病自之果有黑子令其從學後八年遂爲九真零陵二郡太守

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械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嘗抱具文書哭於府門

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

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

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

解見霍諝傳也

宜戮訟者已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

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已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合州郡表

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

販貿糴糧食

貿易也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

詭責也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

嘗到官革易前做求民病利

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

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

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已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

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樂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喬拜尚書淵懿博雅治術亦辦優納王事明習國家典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侯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案會稽典錄云昔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仲翔對曰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是也臣前後七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

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

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腹背之毛也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

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  
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馬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

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已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曰稀見為貴榮

木朽株為葛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

之先客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曰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月

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

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出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

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集解

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注引謝承書云楊喬曰猶塵附泰

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默蓋表中語又袁淑嘗

白馬篇注引云楊喬曰侯為意氣刎頭用侯贏事不知何指

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呂

養兄嫂有閑暇則呂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

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曰救其飢吏懼譴譴責也

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曰一身救

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訪從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

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集解錢大昕曰案順帝紀永建

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為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為司徒也矩少有高節曰叔父遼未得仕進集解

錢大昕曰當云父叔遼傳寫俱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惠棟曰矩叔父光字仲遼弟字叔遼史家失其名舉其字故云叔父叔遼後

人不學削去叔字也風俗通云矩父叔遼漢時叔姪稱父子故也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集解

曰風俗通云徐防誤也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曰此為諸公所辟拜議

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曰禮讓化之集解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其無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曰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

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曰母憂去官後太尉

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尙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曰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曰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

相集解先謙曰官本社作祉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

友人家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友人環玉都也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

爲尙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

與瓊及司徒种暲同心輔政號爲賢相集解王補曰瓊暲誠賢相

失梁冀意其爲相無可紀者集解王補曰瓊暲誠賢相矩始以不能諂附貴戚

之矩寵不得立傳矣皆卽所謂妮妮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有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曰劾三公尙書朱穆上疏

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尙書湯誥曰余一人

方有罪在余一人尙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曰蠻夷反叛免後復

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  
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曰日

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悼惠王子高祖子也博學號爲通儒

孝王將間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

惠棟曰丕一作本續漢書云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少受業曰明經舉

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寵少受業曰明經舉

曰仁惠爲吏民所愛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

數年以母病棄官歸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

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山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山

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

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



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集解劉敞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龙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閒

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齋百錢曰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何焯云此鄙下脫一老字王補曰通鑑從范書無老字按如

范書則生字句絕袁紀則生字當屬下句讀鄙生字范書凡數數見然承上山民恩模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則袁紀爲合未

嘗識郡朝集解通鑑胡注郡聽事曰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曰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集解汪文臺曰吳志劉繇傳注續漢書云會稽號寵爲一錢太

守其清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曰陰霧愆陽

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頃遷司

徒太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七書鈔三十八類聚四十七謝承書云劉龍為司徒臥處布被

二年曰日食

策免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龍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轡過人莫知焉

龍前後歷

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

集解先謙曰官本清作准引劉攽云按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曰待劉公

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集解王補曰袁紀龍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恂恂

然在朝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曰老病卒於家弟方

官至山陽太守

集解惠棟曰方一名輿見續漢書錢大昕曰此別一劉方

方有二子岱字公山

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

吳志曰平原陶巨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壑驥驥於千里不亦可乎集解陳景雲曰使明君當作明使君漢代人稱州

將如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為士人所

附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岱孝悌仁恕虛己以受人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

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  
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  
收養與同優劇集解蘇輿曰優裕劇艱也猶言與同甘苦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  
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苗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爲考城

也少爲書生洎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捕吏集解先謙曰官本捕作補是

選爲蒲亭長集解官本考證曰謝承書作陽遂亭長惠棟曰蘇林廣舊傳云仇香性謙恭勤恪威嚴矜莊貌不爲晝夜

易容言不爲喜怒變聲雖同儕羣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  
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

主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

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曰田桑嚴設科罰躬助

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行

狀作孫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

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爲落也耕耘曰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

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予已不義乎母聞感

悔涕泣而去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覽語云婦人守寡養孤上欲

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以一旦

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

以後當何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曰禍

以見亡者

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

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

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

於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集解劉攽曰注言元

覽呼元誦責元案文多一元字先謙曰官本羊作陳鄉邑爲之諺

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

鳴臬即鳴鴉也集解先謙

誤若是鳴字則注釋臬時考城令河內王渙

足矣何必並鳴字引之政尙嚴猛聞覽曰德

日溪當作煥河內武德人非廣漢之王渙也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

鷗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鷗之逐鳥雀

覽曰曰爲鷹鷗不若鷗鳳

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陳曰汝南先賢傳云渙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云云渙感覽言用措刑威也

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

皆主簿後耳已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也

卒終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

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

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集解惠棟曰海內先

賢傳太下牀拜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下子曰郭林宗謂仇覽學

季智日子嘗有過乎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曰疾辭雖在宴居

宴安也論語必曰禮自

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

知名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懂恢作种也集解惠棟曰案不其令董君闕董字從什從童又南陽正街碑云以府丞董察

則董與董通恢蓋姓董也集韻及漢隸字源亦皆以董爲董也汪文臺曰御覽九百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九謝承書作董仲類聚九十九作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

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已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

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

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

善事者皆賜已酒肴之禮已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

靜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雞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汪文臺曰御覽事類賦注謝承書云赤雀乳

應前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

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

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

後舉茂才不就卒于家集解惠棟曰案范氏所載循吏猶多未備今依裴松之註三國例補之東觀記云沈

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

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

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又謝

承書云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  
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二縣僻在山間嵩傳驛不往二縣不  
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雨口不降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卽  
雨又巴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積  
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夜與之對坐暗中不然官燭

又王阜詳西南夷傳註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沈豐爲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又云有三黃龍見於府中類聚九十八謝承書云百里嵩爲徐州刺史甘露再降應事前樹又云嵩爲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御覽二百三十二引作白嵩字季山百詭白又脫里字也書鈔三十八引謝書巴祇事幘上有黑字墨上有膠字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噉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里之理善亨鮮者老子曰理大國推忠已及眾瘼白蠲推忠恕以及御也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懷除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晁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贈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維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致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曰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終

後漢書七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六校補

循吏列傳改王莽之繁密注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官

注五從伍沒入作入沒案前書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此注引作保五人蓋莽託周官以五家為保犯者坐全家保五家各坐一人也食貨志亦載莽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尹翁歸傳盜賊發其比伍中顏注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是志之言伍與言保同十六七注引作十七八文亦多異然五人無作伍人者沒入尤無作入沒者自係自本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侯康曰東觀記作會稽西部都尉當從之會稽西部都尉是兩漢都尉所治不同宋之東陽郡即漢之太末

前漢志會稽郡錢唐西部都尉治朱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是兩漢都尉所治不同宋之東陽郡即漢之太末縣此傳下文載龍邱萇隱居太末乘輦詣府門是更始時西部已徙治太末藝文類聚六引續漢書云為南部都尉非也南部與太末無涉今案漢興沿秦制郡置郡尉掌佐太守典武職甲卒邊要郡駐兵多則分兩三部前書地理志率詳注其治所會稽郡僅云錢唐西部都尉治同浦南部都尉治則本無東部都尉也光武中興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會稽亦邊郡

既省復置宜也故宰電爲西部都尉仍見獨行傳金石錄亦有  
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是已有東部都尉矣然  
此後漢權宜之制非必沿於前漢也桓靈之世紛紜增置迄獻  
帝時孫策據會稽以蔣欽爲西部都尉以韓晏領南部都尉董  
卓之亂詔書拜全柔爲會稽東部都尉曹操亦嘗出張紘爲會  
稽東部都尉均見吳志又後漢吳郡都尉分會稽三部都尉之外則  
並當以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列在會稽志合矣沈約宋志言  
會稽西南兩部都尉治所亦當然不與班志合矣沈約宋志言  
會稽西部都尉治東陽郡張勃吳錄言治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  
東部臨海郡是南部建安郡是通典言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  
尉後分治縣爲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實皆  
就後漢之末可考者而言亦非光武以來原有是定制卽沈約  
謂後漢分會稽爲吳郡都尉疑徙治章安以吳志證之亦疑非  
所疑也乃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  
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山陰爲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  
安以治立東侯官此不知何據夫都尉之名改自景帝文帝時  
不當已名都尉如武帝元鼎時已立東部都尉治班志不應  
無注如光武時已就治立東侯官續志會稽郡亦不應有治無  
侯官此其失皆易辨侯氏於更始時言會稽有東西南三部都  
尉殆卽沿其誤新莽改郡都尉爲大尉更始復漢官時在搶  
攘延拜會稽都尉爲西部或爲南部本非范書所重侯氏據下  
文龍邱萇隱居太末定以爲是西部徙治太末則又誤東陽郡  
孫皓所立領縣九太末雖其屬而治則在長山考長山分白鳥  
傷不分自太末安得云宋之東陽郡卽漢之太末縣乎且傳言

延於龍邱萇造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原不必即在治所也

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注封於延陵官本注末有也字

隱居太末注東觀記云錢大昭曰東觀當作東陽晉志太末屬東陽郡今案錢說是也東陽記文續志劉注

已先引之此作東觀記錢人妄改耳至太末屬東陽晉係沿孫吳之舊

願得先死備錄先原誤光錢按據南監本正今從之官本不誤

又遣立校官官本遣作造

王景傳樂浪詔邯人也注縣名今關李兆洛云案當在朝鮮境

閔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官本吏作史是錢大昭曰吏當作史南監本不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錢大昭曰河汴當作汴河明帝紀注引此傳亦作汴柯今案柯決與汴混則汴亦決觀明

帝詔書亦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則作河汴非誤也

明年夏渠成胡觥明曰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

曰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

置河隄員吏

官本吏作史案漢官率言員吏若干人此連員言作史非

集解惠棟曰注王延代

應劭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

至秩二千石

案此文詳見前書溝洫志惠反引後

出之漢官儀殆偶有不照也世作代章懷避改

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孫叔敖

謹案

錢校據閩本亦作孫叔敖是此作孫敖明脫叔字

王渙傳廣漢鄴人也注鄴縣故城在今梓州鄴縣西南也

今潼川府三臺

南縣

又能曰譌數發穰姦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至或伏覽下

棟從辰曰

贊音胡監切大盆也字書引續漢書亦作盜伏覽下今聚珍本東觀記作或伏寶下案廣雅賞坂寶也說文賞大盆也故玉篇即以大盆訓寶王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鑑大盆也周官淩人春始治鑑鄭注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其中以禦溫氣釋文贊胡暫反本或作監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有妻三人同蓋而浴襄九年左傳注鑑水器盆鑿之屬並字異而義同是贊本即說文之鑑又通作監鑑雖鑿屬而非即鑿也今東觀記作寶乃轉寫之誤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

市官本或作市案市道猶言繞道義亦可通

漢喪西歸

沈銘彝曰漢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

十三字見褚千峯金石圖

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侯康曰宋書樂志三載歌辭較詳

集解周壽昌曰

至且示敬也

案禮言薦其時食下既言薦則

上食字原可不改傳意本言每上食必弦歌以樂神或食上本脫上字也若民間每食必薦又每薦必弦歌無有遠近朝夕僕僕於廟豈有此理且立祠安陽亭西者洛陽之民也因持米感其德設樂枝於路者宏農之民也周氏牽合言之尤似不台

永和中呂劇令勃海任峻補之

永和官本誤永平

注劇縣名屬北海郡

官本

注末有也字劇縣今地已詳張步傳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峻勃海脩人也

柳從辰曰

脩即脩音脩本亦作脩

許荆傳字少張注常單步荷檐上下

官本注檐作檐案檐本通作檐

會稽陽羨人

也注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

孟嘗傳甘澤時見注解見霍諝傳也官本無注

且南海多珠官本珠作珍

左右為之容耳注前書鄒陽曰官本注陽下有傳字

年七十卒于家柳從辰曰一統志嘗墓在今上虞縣東南

第五訪傳補新都令注新都縣屬蜀郡案新都前續志均屬廣漢郡注誤故城在

今益州新都縣東今成都府新都縣治

拜護羌校尉柳從辰曰袁紀作拜護羌校尉

劉矩傳不與州郡交通官本州作諸

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至號為賢相集解王補曰至矩寵不得

立傳矣案矩與瓊屬同心輔政朱穆稱為良輔寵情約省素謝

書自傳循吏而乃舉史記申屠嘉傳末為丞相備員者為比謂矩寵且不得立傳若忘黃霸為相雖功名損於居郡時無礙其

為循吏者尤可異也

劉寵傳字榮祖

官本榮祖作祖榮柳從辰曰袁紀亦作字祖榮案錢校據闕本及吳志劉繇傳注並作祖榮則此作

榮祖自

係誤倒

將閭少子封牟平侯

錢大昭曰侯名傑

寵少受業

官本業上有父字案吳志注引續漢書亦云受父業

除東平陵令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

已詳靈紀

欲息亭舍至不可得也

錢大昭曰也當從吳志注作止

以老病卒於家

柳從辰曰一統志寵墓在今甯海州北十里養馬島即地形志之牟平也

仇覽傳陳留考城人也注續漢志考城故舊

今地詳史弼傳校補

童恢傳童恢字漢宗注謝承書童作憧

官本注憧作儻

琅邪姑幕人也注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

已詳劉盆子傳

理善亭鮮

官本文注亭皆作烹古今字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注博瞻可不及之

案據宋書南史可不均作不可